



## 小姨的落花

□ 马俊

小姨比我大6岁,小时候,我像小尾巴一样跟着她。她会和我诉说所有喜怒哀乐,虽然有些话我听不懂,但是她觉得跟我说了,就算我为她分忧了。

小姨刚上高三时,住院了几个月。她再回到学校时,却发现怎么都跟不上课程了。以前,她的成绩很好,老师说她考大学十拿九稳。可那场伤筋动骨的病伤了她,她怎么都赶不上别人了。快要高考了,小姨的成绩却越来越差。眼看考大学无望,家人劝她:“干脆第二年复读算了。”可小姨不想复读,她不想看到同学们都进了大学,而她还在高三挣扎。于是,她毅然决定退学。我们都知道,小姨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,考不上索性不考了,她怕落榜了更没面子。家人拗不过小姨,只好同意她退学。

那年春天,小姨的同学都在准备高考,小姨却早早回到家中。她对我说:“性格决定命运,我就是这种性格,只好认命了!”她经常一整天不发一言,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看书。她爱看《红楼梦》,大姨说她再这样看下去就成林黛玉了。

外祖母家有一片桃园,桃花盛开的时候,我和小姨经常坐在桃园里看花。小姨坐看落花的时候,总是呆呆的。有时,她长久地凝视一树桃花,时间像是被定住了。我知道小姨难过,就像乖巧的小猫一样,默默地陪着她。

桃花灿烂,开出美丽的风景。不过花期短暂,很快到了落花时节。桃花飘落的时候,桃园里落英缤纷,地上也铺满了浅粉色的桃花。有一天,小姨对我说:“咱们把落到地上的花瓣捡起来吧!”她找了一个袋子,招呼我捡地上的花瓣。小姨跟我讲过《红楼梦》里黛玉葬花的故事,难道她真的像大姨说的,成了多愁善感的林黛玉?

不得已退学这件事,成了小姨人生中的第一个坎,她该怎样跨过去?我很想劝小姨像隔壁村的强子那样,毅力非凡,败而不馁,一个劲儿地复读,一年考不上就考两年,两年考不上就考三年。可是小姨就是小姨,她有
 自己的个性。

我们捡了很多落花。我心想,小姨一定是想像林黛玉一样,通过葬花的方式向一段经历告别。谁知,小姨拉着我去了河边。她拿出袋子里面的花瓣,抓起一把,撒到河里。轻盈的花瓣漂在水上,随着流水向东漂去。撒完花瓣,小姨突然大声说:“流水落花春去也。待从头、收拾旧山河,朝天阙!”我那时虽然还在上小学,但会背诵不少诗词了,听得出小姨前半句说的是李煜的《浪淘沙》,后半句说的是岳飞的《满江红》。现在想来小姨真是“串烧”高手。小姨的落花,随着流水漂走了。

后来,小姨仰望着枝头对我说:“快看,花落了,小桃子长出来啦!”再后来,小姨彻底走出了心灵困境,开启了新的生活旅程。多年以后,她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

小姨用落花告诉自己,也告诉我:人生中,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沟沟坎坎,既然事实已定,就随他去吧,就像落花随流水漂走一样。那些让你伤痛的事,最终给予你更强大的力量,就像落花之后结了果实一样。

## 闲话

“您干了,我随意。”这是我刚上班时,在一次同事聚会上说的话,大概是给领导敬酒时脱口而出的。当时已经喝了不少酒,不知怎么就冒出这样一句话。旁边的同事指指我手里端着的一杯满杯酒,急忙纠正我:“清秋,应该是‘我干了,您随意’。你说反了!”那一刻,我很窘迫。

20来岁时,我毕业后在车间做运输工,能喝酒是出了名的。年轻的自己凭着身体好,每次聚会,拿起酒杯,都要先干三杯。和同事碰杯时,不管酒有多少,一定是先干为敬,然后再给自己斟满一杯。别的部门同事大都知道我是个能喝的“勇三郎”。当时,我很为这个绰号自豪。酒至半酣时,我会说很多不该说的话,类似“您干了”这样不靠谱的话就说过不少。

30多岁时,我在车间做技术工作,聚会也多了起来,但已经不再像以前那

## 您干了,我随意

□ 清秋

样张狂了。举杯前,往往要先琢磨一下自己杯中的酒,想一想应该几口喝完为宜。也就是说,已经不敢扬起头就把一杯酒干了,常说的话就是“咱三口干吧”,然后轻轻抿一口,放下酒杯夹点菜吃。偶尔和特别要好的朋友聚会时会醉一次,回到家吐得眼冒金星,胃里似翻江倒海一般。有时一个晚上吐好几回,弄得妻子和孩子都睡不好觉。我也下决心:今后再也不喝酒了!但这样的决心只能坚持一两天。

一转眼,40多岁了,早已调到厂部做管理工作的我,白发悄悄爬上鬓角额头,身体也大不如从前。每天下班,我都回家吃饭,有聚会尽量推。与亲朋好友聚会时,能不喝酒就不喝酒,即使喝,也不再随便和人家干杯了。自然,这个年纪,很多时候是人家敬我,我也不必像年轻时那样杯杯都干了。有时,有“知情人”说起当年那句“您干了”的“名

句”时,我总会摇摇手说:“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啊。”在酒桌上,有时看到小伙子,也如我当年那般,一副“勇三郎”的样子,心中会觉得有点可笑。但转念一想:谁不是从年轻时过来的呢。当然,我现在基本不会酒醉了,偶尔想醉也不敢醉,因为岁月不饶人哪!

如今,已过五秩之年的我,回忆自己喝酒的这些事情,有很多感慨。有时,看看过去意气风发的老照片,那个一脸稚气却豪情万丈的年轻人,和今天淡定从容的自己差别很大。人生就是如此,年轻时不知天高地厚,以为有的是力气,气盛得很。及至中年,阅世渐多,便安静下来,于生活而言,已经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,更是不敢大意。

不管怎样,再回到敢说“您干了,我随意”的年龄已不可能。但每每想起这句话,还是暗暗地觉得好笑。



## 枯

万里春摄

## 你见过凌晨的小城吗

□ 赵仕华

能看到男性。他们提着竹编的篮子,篮子里有时令蔬菜。很多人起这么早,只为了占一个好摊位。有几次,我从他们身边经过时,向他们问了声好,他们也热情地回应我。只可惜,我平时不在家做饭,否则一定买点葱、蒜、白菜、萝卜。

街上最多的是风雨无阻的清洁工人。他们穿着一身橘黄色的衣服,偶有灯光射过,衣服的反光带在灯光下发光。下雨的时候,他们披着雨衣;天热的时候,他们戴着斗笠。他们早早起来给小城做美容,陪伴他们的,是昏黄的灯光。

天亮才打烊的店铺也是有的。有几次,我经过夜市街的时候,看见两个熟悉的老板正在关卷闸门。他们和我打招呼,戏称自己的作息时间和外国人同步。很多时候也能看到街上警灯闪烁,有流动巡逻的民警,也有定点巡查的民警。不管什么时段在街上走,我们能有满满的安全感,他们功不可没。

我曾看见挑着鸟笼遛鸟的老人,一前一后拿着两个鸟笼,鸟笼用丝绸的罩子罩着,看不清里面究竟有什么鸟。这样的老人只是偶尔才见到,并不是早起的主力军。最常见的是晨跑的人、退休了的老年人,他们是早起的主力军。也有些中年人,孩子读高中、大学,用不着自己操心,有时间出来锻炼身体。

天再亮一点的时候,就能看到老人带着孩子上幼儿园。街上的车越来越多,上班族已经开始上班了。晨练的老头老太太换了衣服,准备去买菜。新的一天算正式拉开了序幕。

晨风中的小城,有别样的风景。晨风中的每一个人,或许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,或喜或悲,或感动天地,或平淡无奇。

今天凌晨,我本想出门跑步,但推开窗子一看,外面下着蒙蒙细雨。空气里散发着草木的香气,我思绪万千。不知不觉,天就要亮了。